

论南唐词意境的审美特征及其建构方式

王朱凤

(重庆市永川萱花中学 重庆 402160)

[摘要]南唐词素来享有“词坛奇葩”之美誉，其意境的审美特征以“哀、美、冷、雅、真”而著称，南唐词人对其意境的建构从意象的选取入手，借助古典诗歌的比兴手法，利用各种修辞艺术，使情景相融。从而达到物我同化，超越自然，浑然天成的审美境界。

[关键词]南唐词；意境；审美特征；建构方式

[DOI] 10.12252/j.issn.2096-6261.2021.06.233

南唐一朝的兴旺仅于初建时昙花一现，此后国势就日渐衰败，内忧外患不断，直至亡国。身为君主和宰相的南唐词三大词人，眼睁睁地看着国家一步步走向灭亡而束手无策，其内心的焦灼、感伤与无奈是可想而知的。他们把这种悲痛忧虑，感伤无奈的情感注入词中，自觉不自觉地使词引上歌咏人生的途径，使得词的格调和意境远远超越了前代浮华靡丽的花间词而特色独具。

一、南唐词的审美特征

王国维说：“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五代北宋之词所以独绝在此。”^[1]又说：“言性格，言神韵，不如言境界”。^[2]王氏论词视“境界”为词的精髓，并视为判断词高妙与否的标尺，词的优劣、美丑取决于境界之高低，而王氏十分称道五代、北宋词的原因就在于其境界之高。

南唐词意境的审美特征主要体现在其意境的“哀、美、冷、雅、真”五个方面。具体的说就是：由时代衰亡所引发的感伤词境，由江南风情熏陶而成的柔美细腻之境，由乱世悲剧造就的幽怨凄冷之境，由花间词引导而又破茧成蝶的雅化词风，由真物真情交融而形成的至真境界。

(一) “哀”——时代衰亡造就的感伤词境

“哀”是指因忧患意识所导致的悲剧之感，并由此为基调所创造的感伤之境。由于时代的原因，李璟、冯延巳和李煜所作之词都渗透着一种深深的哀伤之感。其词作大多或沉郁悲凉，或感伤忧郁，或因哀痛而呼天抢地、反复唱叹，总之，不管以何种形式何种程度表达情怀，由此而形成的独有的深入骨髓的极度悲凉的艺术境界均感人至深。

(二) “美”——江南风情之柔美细腻之境

“柔美细腻”是南唐词的又一特点。

南唐词柔美婉约，细腻婉曲之美，在上述三人词中表现得颇为充分。至于从柔美中透露出的凄凉悲怆之感又可见其“细腻敏感”的特点，并因此而销解了花间词媚俗靡丽之气而独具文雅之风。

(三) “冷”——乱世悲剧之忧怨凄冷之境

正如上文所言，二李一冯词之“哀”境一人深过一人，而“冷”境则又因“哀”境而生。所谓“冷”是指词人因忧愁哀怨达到极点，转而无言的状态，是承呼天抢地的倾诉之后心如死灰的冷寂。他们深知一切努力挣扎均无济于事，他们也明白无论前景如何堪忧，自己已无力改变，故只能按自己的生活方式艰难地却看似块乐地存活下去，挨过一天算一天。所以南唐词人总是难有全身心投入的真正的欢乐，即使身处歌舞楼台，哪怕夜夜笙歌，酒阑人散后仍忧怨凄凉。总之，南唐词已在花间词香艳的基础上增添了更多的凄凉之

意，从而营造出凄冷幽怨之境。

(四) “雅”——弃媚俗之气使词风趋于雅化

“雅”，即文雅、雅致，是南唐词的又一突出特点。这里的雅是相对于以温庭筠为代表的花间词而言的。花间词呈现出的是一种浓妆艳抹，香艳淫靡，带有媚俗的风格特征，而南唐词则去其媚俗之气，呈现出清丽淡雅之美。王国维所说的“变伶工之词为士大夫之词”，指的就是南唐词扬弃花间词而由俗至雅，由浓至淡，由斧凿痕迹甚重到浑然天成的成功转化。南唐词在意象选取和写景的自然化和抒情的率真化等方面均显得格外文雅，从而使词风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媚俗之气而文雅化。

(五) “真”——真物真情共造至真境界

王国维说：“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他认为真景物真感情对意境的营造有不容忽视的重要作用，肯定了“真”这一审美特征的重要性。王国维又说：“唐五代，北宋词，所谓‘生香真色’”。^[3]五代词的“真”在上述三位词人的词作上体现得十分明显，而李煜尤甚。南唐词的至真境界具体体现在真实生活的再现；真情实感的抒发。词人描写真实生活的目的就是将内心真实情感抒发出来，使物与情完美结合，营造出令人如临其境的至真境界。

二、南唐词意境的建构方式

意境本身就是一个复杂、多元且往往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既清楚又模糊的概念，其建构方式更是因人而异。就南唐词而言，其意境建构方式大致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予以理解：

(一) 意象的选取

意象是意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意境的形成有决定性的作用，意象的选取在相当程度上决定着意境的基本格调。南唐词在这方面具有很突出的特色。从渊源上看，南唐词中有一部分意象明显是承袭花间词而来。

花间词是西蜀社会风气的产物，代表了当时的社会审美风尚，它除了集中反映了上层社会普遍流行的享乐之风外，还揭示了该期普遍具有的悲愁心态和以悲艳为美的审美风尚。花间词则多裙裾脂粉、花柳风月、闺阁绣楼等意象。于是，这些意象便将词中场景局限在了闺院、朱户绮阁及杨柳栏杆等建筑空间之中，所营造的意境不出窈窕幽约，绮丽香艳之美。南唐词中李璟词、李煜前期词、一部分冯词都受此影响。

不过，南唐词对花间词意象并未完全承袭，而是有所摒弃并加以变化。花间词中裙裾脂粉之气在南唐词中已锐减，有关自然景物的意象却有增无减，而且又将前者红楼绿窗、

烟树江月的阁楼周遭的自然景观变为水、月、花、鸟等景观。更重要的是在这种清秀丽艳、温柔缠绵的意境中，南唐词还融入了悲伤的情感。这样，圆月在李煜笔下变为了“残月”；温庭筠笔下的“朱阁”“绣楼”“别院”在李煜笔下不但变成了“深院”，连院中梧桐也加上了“寂寞”二字，成了“寂寞梧桐”。此类意象还有“寒竹”“寒砧”“残日”“离歌”“胭脂泪”“乱红”等等。在这些意象中，都融入了词人深深的悲凉之气。总之，南唐词物象精美，辞采清丽，情因景生，悲凄惨淡，越是美艳，越感凄凉，不见其词，仅见其意象便已心生悲凉之感。

（二）深于比兴寄托

比兴寄托是中国古典诗歌常用的表现手法，诗人们往往利用景物描写引出所要表达的情感，利用语言的多义性、象征性、暗示性达到言在于此而意在于彼，或不尽之言见于言外的效果，造成语曲而意隐、言婉而情深、含蓄蕴藉的艺术特点，南唐词亦喜用此法以抒情写意。

如前文提到的李璟的《又》上片之首两句，写荷花凋谢、荷叶凋残，连西风吹动它们时都为之哀叹。荷花荷叶已零落到了“不堪看”的境地。西风本无情，作者赋予它人格化的情感，“愁起”实际是为了表达自己胸中之“愁”而拿它作为寄托罢了。作者真正要表达的是自己的满怀愁恨，即下片之“多少泪珠多少恨”。这种以物兴情，利用景物的象征性、暗示性、多义性写情的手法，使词更加意味深长。

又如前文所提到的李煜《相见欢》，词中写林花匆匆凋落，又遭风吹雨打，极力写其悲凉。但作者写它的目的却不在写景，而是借花抒发“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之情，寄美好事物横遭摧毁之悲，很好地运用比兴寄托之法完成了从物到人事的自然过渡。

总之，比兴之长就在于营造一种若即若离的意境，让读者分不清何为“物”，何为“我”，何为“情”，何为“景”，从而达到一种物我同化，情景交融的境界。

（三）修辞手法的巧妙运用

南唐词善于运用各种修辞手法建构意境，其中比喻、拟人、对比、夸张等手法的运用又最为常见。

比喻手法的运用，如冯词《鹊踏枝》之“似雪杨花吹又散，东风无力将春限”，将“杨花”比作“雪”，突出了其色彩、多而散乱、飘飘扬扬的情态，十分贴切。

又如前文言及李煜的《乌夜啼》，词中将“月”比作“钩”，突出其残缺。又将“残月”作为离愁的喻体。“剪不断，理还乱”将愁暗喻为一团乱麻，表达心乱如麻之感，将原本十分抽象的愁绪形象明白地表现出来。再如“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中将愁喻为春水，极言“愁”之多、长和深。

对比手法的运用。

如冯延巳《南乡子》中的“芳草年年与恨长”，既巧妙地以“芳草”喻“恨”，又将二者进行对比。既抓住了两者相似之处：多而广，且潜滋暗长，日趋增多的特点，又以之形成对比，形象地表达了“恨”之深

李煜《望江南》的词眼为“恨”，而词中却反其道而行，不写恨，反写昔日之美好，以今昔对比突出如今沦为阶下囚的愁苦。

与此不同，《破阵子》另用一法正反都写：

四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山河；凤阁龙楼连霄汉，玉树琼枝作烟萝。

几曾识干戈？一旦归为臣虏，沈腰潘鬓消磨。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

犹奏别离歌，垂泪对宫娥！

该词将被虏前后的不同境遇作对比。一正一反，一今一昔，十分鲜明地表现出词人被俘虏前后的心境，不言悲而自悲，不言哀而自哀。

拟人手法的运用。

如前文所提到的李璟《浣溪沙》中的“此情惟有落花知！”，将落花拟人化，赋予它生命与情感。极言胸中离怀别绪无处诉说、无人理解，只有落花知道。形象地刻画出了自己愁苦无奈的心境。

又如冯词《鹊踏枝》中将“东风”拟人化，写东风想挽回春天，却又心有余而力不足，形象地抒发自己对时光流逝的无奈心境。

再如：

风情渐老见春羞，到处芳魂感旧游，多谢长条似相识，强垂烟穗拂人头。

（李煜《柳枝》）

杨柳本无情，而作者却赋情于它，使通其人性而与人相识，知道人心中的愁怨，并给予慰藉。

拟人手法的好处便在于此：使情感表达真切生动。

夸张手法的运用。

前文所提到的李璟词《浣溪沙》中“沈郎多病不胜衣”一句，写自己瘦损不堪，连穿衣都觉得负担过重，不能胜任。目的是极言因愁苦而弱不禁风。

又如冯词《鹊踏枝》中“昼日恹恹惊夜短，片霎欢娱，那惜千金换”，夸张地表达自己愿用千金去买片刻的欢愉，极形象地表达了自己内心的痛苦与愁怨。

总之，巧妙运用修辞手法不仅可以使抽象的情感和思想具体化、形象化，而且可以使词境更加生动、鲜明，对意境的建构起着不容忽视的作用。

综上所述可知，南唐词的意境是以多种建构方法相结合而营造出来的。它选择内涵丰富的意象来承载情感，又以比兴手法来含蓄委婉地将自己的心理活动形象化，并用了各种修辞手法巧妙地表情达意，最后达到情景交融的审美境界。

参考文献

- [1] 詹安泰. 李璟李煜词[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2.
 - [2] 冯延巳. 阳春集[M]. 天津: 天津古籍出版社, 1993.
 - [3] 李静. 南唐词抒情模式的位移[J]. 北方论丛. 2002, 4.
 - [4] 赵晓兰. 论花间词的传播及南唐词对花间词的接受[J].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 2003, 30(1)
- 注释:
- [1][2][3] 王国维. 人间词话[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3: 3-121.
 - [4] 詹安泰. 李璟李煜词[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2: 8.